

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来到长白山，走进中国大地上唯一的一片地下森林。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几百年前的松木汪洋成片，被人工开采出来的曲折小道，勉强通行。地势在不断地下行、下行。我觉得是在通向地心，走向远古时代。奇怪的是我不觉得害怕，反倒觉得好亲切。一股力量牵引着我不由自主地不断向下，向森林深处前行。湿漉漉的气息弥漫着整个森林，越来越多的倒木横在眼前。横七竖八，不觉得乱，反倒觉得很自然。每一棵倒木都有几个人合围起来粗壮。要么是白桦，要么是鱼鳞松。可以推测每棵树都有好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树龄。有的倒木的旁边会有一个小牌子，醒目地写着：“倒木，森林的苗圃”。底下有小字说明：每一株腐烂的倒木会孕育出七八十株新的树苗，正是这种以老济弱，代代相传的无私馈赠，森林才得以不断扩大与延续，沧桑古木也懂新旧交替循环的自然规律。俯下身，仔细端详，果然每一株倒木的树干上都密密匝匝长满了苔藓，刺

## 灵魂从远古走来

·邹太芹·

破苔藓覆盖膜探出很多幼小树苗的脑袋。倒木的不断腐化，正是幼苗极好的生长养份。这里终年不见阳光，却能孕育出参天古木，且延绵起伏，无人能窥见其尽头在何处，不得不赞叹自然界存在一种永恒的生命。

抬头望天，天空被树干圈出很小很小的一块，极远极远，很蓝很蓝。我听到森林深处有召唤我的声音，身体深处的一种本性在慢慢苏醒。我的前身就是生长在这里，我远古时代的灵魂正从森林深处款款向我走来……我喃喃说道：“我想留下来，永远不再离开”。身旁的人笑我真会说笑话。

来到森林谷底，断裂的岩石缝底层里，水流湍急，真是奇怪，这里比地表已经低好几千米，怎会有如此强的水势。应该是地球的心跳吧！裂缝很窄，但是幽深无比，加上

深谷回音，很是瘆人，可我竟然觉得这里的一切有种莫名的亲切。一定是我的灵魂在这里实现了古今穿越。我期期艾艾往回走，不舍，却不能留下。再次把目光探寻向林间深处，霎那间，有种顿悟。这片从远古时代走来的森林以静谧、沉睡的方式，记载了岁月，积淀了历史，这里是真正的一草一境界，一叶一菩提。现在她依旧需要保持静谧，来继续实现更久远的历史穿越。我这样一个凡夫肉胎，却在这叫嚣的嚷嚷。这种渺小的爱，是融不进这样大爱之中的，也是不能被接纳的。我知道我的灵魂（远古的、当代的）可以留下，肉体必须离开。这是一片拒绝现代气息的原始森林。他必须具有自己古老的气息，才不会迷失自己的灵魂，才能让更多迷失的灵魂有一块栖息地。

暮色下沉，我们一群人必须离开，因为我们在这里也打扰的太久。坐上车，渐行渐远，我感到自己有点虚脱，因为那个远古的自己将现在的自己拉扯的太紧太紧。



蝶恋花 摄影：赵玲

## 我听见了月亮的笑声

·张辉·

通过今年公开选调教师考试的层层选拔，我终于被一所农村的示范高中录取，开始任教繁重而又愉快的高中语文，并且兼任高一班主任，离开了曾经朝夕相处11年的乡村初中学校。而我在离开那所乡村学校时，不由得怀念起了那里特有的乡风。

所谓的三里一乡风，我尤为相信，因为我以前所在的乡村学校有她特有的烙印。比如我们乡村学校那些鼻涕挂花的孩子随口便会唱出一段别有一番味道的“太阳当空照，花儿迎风飘……”。不用说，那是我们乡村学校那个兼职的音乐教师用一架快要散了架的木板旧风琴教会的。

在乡村小镇号称“老先生”的朱家善老校长的教诲下，我不仅学会了打钟，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在钢板上油刻试卷。我还学会了如何节省粉笔，尤其是彩色粉笔，一般都用大拇指让最后的粉笔头在早已剥落了漆面的黑板上抹上隶体的一横……

我在乡村学校学会了他们晚上家访的习惯，我最喜欢的是在有月光的夜晚去家访。我们一行几个老师不打灯笼，不提火把，不带手电，如水的月光照耀着我们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与那些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兄弟们谈一谈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状况。农民兄弟们一声声“先生”的称呼叫得我心里很是温暖。朱家善校长曾有一句话至今铭刻在我心中：“家访要每家每户跑到，否则乡亲们会认为你不重视他家的孩子，会影响了孩子的学习。”

每次家访回来时草上已是露水点点了，月光下我谢绝我的学生和家长的送行，怀着一颗喜悦的心在乡间的田埂上走着，身边有蛙鸣缠绕，油蛉低唱，萤火虫悠闲自在地飞来飞去，好不快活。月华如水，我不时地抬头仰望乡村的夜空，多么宁静而温馨的乡村之夜啊！那轮皓月正素面朝向大地，那是一个多好的未语先笑的佳人啊。

有一次我在月下家访后回宿舍，朦胧的月光加上我有点近视，我认为前面是平地却未料是泥坑，结果一下子陷了下去，好不容易拔出了腿，却把新买的鞋子陷在了里面，我不得不下去摸鞋子，待鞋摸上来，我却已是满身都是泥浆……

那是教学11年来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家访，记得那天月亮是“哈哈”地在向我大笑，我也是真的听见了月亮的笑声，清脆悦耳，爽朗亮丽，使我今生难忘……

## 古人的浪漫七夕

·梁惠娣·

在我国，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

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七夕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浪漫七夕更被诗人屡屡提及。唐人沈佺期的《七夕》写道：“秋近雁行稀，天高鹤夜飞。妆成应懒织，今夕渡河归。”这首诗描述了这样一个浪漫快乐的情景：秋日很近了，天上的大雁过往稀少。天高云淡，喜鹊乘着月色飞向天河，开始架桥。美丽的织女已经停梭而化妆，等待美好时刻的到来，与牛郎相会。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都会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唐代白居易《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写的就是唐明皇和杨玉环在七月初七晚上对月盟誓的情景。帝王之家也在过七夕，由此可见古人对七夕节的重视。



沙漠之舟 摄影：张文

宋朝人过七夕，在七月七日晚饭时分，全城的儿童、女子，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新衣服。富贵人家，在开阔的庭院中，摆放香案，案上罗列酒菜点心。女孩子排列成行，抬头看着月亮、北斗星，行跪拜之礼，向牛郎织女乞巧。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喧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和夫人过七夕节的浪漫

情景，他这样写道：“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七夕的夜里月色很好，他们摆上香烛瓜果，共拜织女星。波光粼粼的河面像白丝绸一样，他们摇着轻罗小扇，并坐在临水的窗前，祈愿夫妻恩爱长久。

看古人过七夕，感受美好浪漫的同时，更被坚贞不渝的爱情所感动。直到今日，七夕仍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传统节日，象征忠贞爱情的牛郎织女的传说，依然在流传。



古柳风姿 摄影：仇多轩

好久没有这样毫无保留地站在雨中，听着风吹过的声音，感受着雨水一次次拍打的悦耳。忽大忽小的雨点带着节奏，是对我自己过去的控诉，是对我年少轻狂的惩罚……

曾经，最开始自己喜欢那种吵闹的生活，讨厌平静和平淡，无法做到一个人很好地呆上那么几天，少不了朋友围绕在自己周围；再后来我却又发现自己有时候更加欣赏那种一个人的平静生活，追求那种闲适和安逸，寻找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

也许是时间渐渐磨灭了几分激情，也许这个“因复杂的人们而复杂”的社会慢慢打磨了我，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对平静和热闹都没有太多的在意，才知道在自己不同的时候它们都会是最适合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吧。热闹的聚会可以让我保持着我应该拥有的继续奋斗的热情和激情，最初的梦想和最豪气的斗志；平静的下午茶

## 风吹走了焦躁 雨洗去了浮夸

·杨木·

可以让我洒脱地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而不因它的浮夸而迷失，这个社会缺少了主心骨，可我却不能涩了自己明辨是非和明辨一切的眼睛。

洒脱，是一种睿智，而淡然更需要我们心中那个最最平衡的度。任何时候在任何事物面前都保持一颗平常心，我想这正是我追求的一中生活方式。

“我想要的和我拥有的”。我们都在不停地追求着各种各样的目标啊，可有多少人会在闲暇时间停下脚步看一看我们已经拥有了什么呢，去看一看前方的目标是不是最切合自己呢。做一个聪明知足的追求者，总比一个勤奋不知满足的贪婪的家伙要好，我想一定是这样的。

从未拥有过这样一个充实的暑假，精神上的满足和肉体上的疲惫，我想我应该庆幸，一些事情一些人一些时光真的让我褪去了那些自己早已厌恶的东西，焦躁曾让我不会厚积薄发，到最后换来的是一次次失败；浮夸曾让我一味不知满足地去追求，得到的东西却与它的外表大相径庭。

最爱的雨，最喜欢的风，谢谢你们在我最沉思将要蜕变的时候给了我一剂强心针。心定了，褪去了几分，还会长出更加结实的肌肤，它一定更加顽强更能保护我波澜不惊地前行。

雨渐渐小了，树枝也放慢了摇曳的节奏。忽然间，雨停了，天边出现了久违的彩虹，抬头仰望被风吹走的焦躁和雨洗去的浮夸，挥手向它们告别，因为它们，我长大了。

编辑：洪柳 shholiu@yahoo.com.cn